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見安徽代表

時間：九月五日晚九點零五分至九月六日零點三十分。

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

中央首長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李天佑、曾軼歐同志，接見安徽七個地區十四個代表團和部隊全體代表。

康老講話：同志們，開會啦，今天是第二次大會，這幾天同志們在下面做了許多工作，大家是愿意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看起來，同志們在底下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家裏的情況也有變化，武斗好象少了一些，可是搶槍的事還有，合肥的好派擬了個電報稿給曹在風、梁守富，指出他們對二軍的態度是錯誤的，表示支持十二軍，貫徹執行卅軍愛民的指示，對六四〇八部隊要絕對相信，對六四〇八部隊的態度就是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態度，曹在風、梁守富對六四〇八部隊的態度是極端錯誤的，要向六四〇八部隊公開道歉，要向群眾作檢查，這個電報發了沒有？（合肥好派代表：發了）這個電報稿下面能不能執行？這個電報很好，但下面能不能執行還是一個問題。為了使大家了解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了解當前形勢，了解卅軍愛民等方面的問題，請江青同志先給大家講話。

江青同志講話：同志們好，我來得很倉促，康老把我拖來，讓講幾句話，講對了大家參考，講錯了可以批評，也可以炮轟，也可以火燒，都可以。講一講形勢問題：

在這個問題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全國形勢大好，因為形勢如果孤立起來看，就會感到某些地區形勢很嚴重，其實不然。對形勢應當全面地歷史地看。去年的今天，和現在的今天，去年這個時候，黨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地方上的爪牙，是有相當勢力的，還有活動能力，而現在他們癱瘓了，有的被打倒了，癱瘓本身不是壞事。有些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現在中央正在一個省一個省、一個大市一個大市的在解決，安徽不也來了嗎？你們雙方能坐下解決問題，這也是好形勢，就安徽的情況說，跟去年也不同了，你們不但揪出了李葆

华一小撮，就象刘秀山、程明远那样的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刘秀山是个坏人，我早就知道了，不是现在才知道，我有材料，他们在背后操纵一些好人，不要上当，刘秀山曾在北京躲过很久，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尽管你们过去吵过咀、武斗过，现在不是坐在一起开会了吗，这不是大好形势吗？当前大批判在全国已经全面展开，正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开展批判，要把刘少奇批得臭臭的，比托洛茨基还臭，刘少奇在党内搞了很长时间，是个两面派，毛主席一声令下，革命小将就把他们从垃圾里搞出来了。同志们，不要认为我是好武斗的，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文攻武卫，不要去掉阶级内容，不要去掉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形势大好，锻炼了青年一代，锻炼了革命小将，也锻炼了老年一代，象康老（笑声）。不要认为安徽问题多么复杂，不见得。安徽问题又复杂又不复杂，安徽的形势大好，现在各个省大致上也是这样，运动发展也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的现象，总之，向好的方面发展，形势好转有几个好的条件，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还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保卫文化大革命，逐步的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进行斗批改，才能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另外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有这么些黑手，藏在后面，他们以极左或右的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同志们说允许不允许？（众答：不允许）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北京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叫它东西，是因为它们是反革命组织，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人不多，表面上多数是青年人，上了当，有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怀有刻骨仇恨，这是少数，真正的幕后人很坏，你们安徽也有反对中央的，九条、五条就不执行么，如果能执行就好了，不执行就有了反复，当然，有反复也不要紧，五·一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它集中目标反周总理，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我们也不怕，心里没有鬼，怕什么，我就不怕，他们吃饱了饭，不干革命，整天干这个，那就让他们干去吧。上海就有整我的一大箱黑材料，他们搞到北京来了，我也没过问，（康老插话：我说句公道话，你们好派也收集了中央文

“特党”对付我们，收集我们的材料，（姚文元同志插话：都是小丑）这些都是小丑，见不得人的。五·一六集中力量反总理的，是典型的反革命组织，我们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不会老老实实的，他们要垂死挣扎，我们要做工作，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司令部，如二月黑风就是这样，目前这个极左的风，是集中反中央，要注意。

第二个问题，早一晚，有一个错误的口号，抓军内一小撮，这就造成到处抓一小撮，甚至把正规军的武器也抢了，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没有解放军，我们能坐在这里开会吗？如果把我们的正规军都打了能行吗？（众答：不行！）因为我们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不能提军内一小撮，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和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请问，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的军队？（众答：没有！）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上敌人的当，乱揪一小撮，我跟北京小将们谈过，青年人好斗，坐下来斗批改是要动脑筋的，不要串连了，他们又出去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就帮倒忙了，他们错误的借了形势，上了当。这个斗批改难啊，艰苦啊，跑跑冲冲是青年人的本性，他们也会乱跑的，武汉第二司刚刚翻了身，就全国到处跑起来了，不相信当地的群众，不能包办代替，正象我们不能包办你们革命一样，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错误的，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现在这股歪风，已开始煞住了，我这样讲，是不是说军队没有错误了呢？不是的，军队有错误，要让他们自己去作自我批评，别看老同志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他们打仗可勇敢呢，由于认识跟不上形势，所以犯错误，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同志们就允许他们改正，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听说一个部队去了，到合肥不受欢迎，（康老插话：淮南好派冲了三十四师大楼，合肥知道了，你们批评曹在凤、梁守富是对的，野战军不能冲，冲不好）野战军不能冲，冲不好，我们野战军是好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和工人，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前没有介入，介入后又不摸底，你们换一个位子试试看，也难免要犯错误，对军队不能这样，你们抢战士的枪，战士都哭了。最近，我们给在国防前线的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中央已经通过，我要是警卫战士，你来抢我的枪，我一定自卫反击。同志们，你们都应

該成为毛澤东思想的革命一派，不要做張家派，李家派，今天人民日报轉載了文汇报一篇社論（注：无产階級党性与小资产階級派性）大家好好学习，我建议双方都作自我批評，要求大同，存小异，这样就可以冷靜地坐下来，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还是在一小撮走資派的立場上，这是个大的原則問題，你們如果都把矛头对准最大的走資派，你們有什么理由不联合呢？我看鬧派別就是不革命，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就不是革命派，比如安徽，就看你們斗不斗一小撮走資派，在全国，就看你斗不斗党内最大的走資派，这就是大同嘛，标准就在这里，不是别的，（康老插話：一个人要有勇气对自己进行斗争，改正錯誤，就是自己反对自己）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困难啦，自己脑子里就是有个私字，个大主义嘛，小团体主义嘛，本位主义嘛，无政府主义嘛，直到什么人的話都不听，如果革不掉的話，你那一年也会掉队，也会走到对立面去，这是有坏人挑唆你們！要心明眼亮，要善于識別敌我，要提高警惕，你們現在是分裂好，还是大联合好？（众答：大联合好。）总是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搞革命的三结合，逐步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第三个問題要講的，就是要逐步成立革命委员会。目前这股风除了针对毛主席、党中央、人民解放军，另外就是对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个新生事物，难免有錯誤有缺点，难免有些坏人混进去，現在有些人偏要把中央批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搞掉。你們安徽要逐步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你們要警惕呀，当然，我們也不怕反复，現在有三个极左的表现，第一，妄图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第二，搞解放军，第三，反对中央批准的七个革命委员会。这次运动揪出了一批叛徒集团，走資派，美蔣特务，北京揪出了一个叛徒集团，可大哩，同志們，这是革命小将干的，这是紅卫兵的功勋，当然，对安徽來說，你們揪出了一小撮走資派，这是同志們的功勋，但是也要提高警惕，我只想提醒同志們一下，不妥当可以批評，現在中央通过了一个文件，我念一下，同志們听一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搶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軍用物資的命令，（姚文元同志插話：这次是命令）（江青同志讀了命令中的一段后說）帝国主义怕我們，修正主义怕我們，各国反动派怕我們，怕我們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可是我們也要防止万一呀，我們要正确理解无产階級

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現在世界上有我們这么大的民主嗎？（众答：沒有。）这是最大的民主，你們想貼誰的大字报，就可以貼誰的大字报，現在全世界沒有，在历史上也是沒有的。（江青同志繼續讀了命令中的另一段話后說）不要向我們的解放军臉上抹黑，他們是我們的子弟兵，我們要爱护他們，維護他們的荣誉。（江青同志在接着讀完了命令中的第一条后，問大家）你們知道发生了什么嗎？这次援越的炮彈也被搶走了（姚文元同志：是打美帝国主义的），戰場上都接不上气了，后来我們下了死命令，他們才送回去。（同志們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同志們学习！向同志們致敬！我看大家都是拥护这个命令的吧！（大家热烈鼓掌）

康老講話：同志們，江青同志关于当前全国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給大家讲了，江青同志讲了关于提高警惕，防止美蔣特务、一小撮走資派、地富反坏右，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綫，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江青同志同时还讲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象北京的五·一六中的一小撮，还有个什么星星之火，实际是阴谋小集团，他們企图动摇偉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中央已經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的这些話，在解决我們安徽問題时，特别值得同志們警惕和注意，这对解决安徽問題有很大的关系，安徽存在着这股反对中央、反对九条、反对五条的逆流，合肥有大字报，北京有，到处都有，毛主席派了六四〇八部队去，少数坏分子向六四〇八部队攻击，（姚文元同志插話：安徽問題有坏人插手，你們知道不知道？）当然这不仅是安徽問題，在全国也有这样的問題，在北京也有（江青同志插話：黄岩、曾希圣也在北京，你們两派后面都有坏人，P派有刘秀山、程明远，好派表面上有曹在凤、梁守富，曹在凤、梁守富后面是彭宗珠，彭宗珠后头是曾希圣，姚文元同志他是华东的，請他讲一讲。）

姚文元同志講話：同志們：剛才江青同志講話很重要，宣讀了中央的命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講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問題，康老也讲了一些重要問題，大家要好好學習討論，我对安徽問題了解很少，也看了一些材料，我來是做大家小學生的，我要补充說一個問題，就是革命大联合問題。一月風暴以來，毛主席在總結一月革

命基本經驗的時候，提出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這是我們要遵循的綱領，這是我們的基本的路綫，現在已經成立了七個革命委員會，有些壞人就是要搞這些革命委員會，這是辦不到的，因為它們是新生的事物，儘管也有程度不同的缺點和錯誤，因為有無限的生命力，是搞不垮的，前一個時候，在相的革命群眾組織中（不包括五·一六那樣的反革命組織）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以我為核心，毛主席認為，在革命組織之間提出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有了這個思想，就不能搞大聯合了，大聯合是要有個核心，這個核心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這樣的核心只能在鬥爭中形成，只能在大批判中形成，核心不是自封的，誰大方向掌握得好，誰對劉鄧陶（包括本地區本單位的走資派）、對美蔣特務、蘇修、日本特務、地富反壞右，警惕性高，抓軍愛民的旗子舉得高，誰就最能團結廣大群眾，他就能成為核心，當然，核心在鬥爭中還會有變動，首先提出以我為核心，這就妨礙了革命的大聯合，妨礙了革命的三結合，安徽只有朝着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方向走，這裡我要特別要說一下，工人階級有什麼根本的利益衝突呢？沒有，所以會分裂、武鬥，主要是由於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挑撥、利用、分化，使工人分化對立起來，還有百分之一、二、三的壞人挑撥，工人階級本身是完全能夠搞大聯合的，完全可以在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當地的走資派鬥爭中聯合起來，對待受蒙蔽的群眾，要耐心地爭取幫助，同志們在考慮問題時，不要忘記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要按照毛主席給我們制訂的方針、政策辦事，共同把矛頭對準一小撮走資派，對準帝修反，對準美蔣特務，這樣就能加強和促進大聯合和三結合，這個意見，不曉得對不對？（眾答：對！）

（十時三十分，江青、姚文元同志離開了會場）

康老講話：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不但是對我們安徽同志講的，也是對全國講的，我們九月一日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也講了這個意見，講了這個意思，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個會議的精神，為什麼今天又特別來向安徽的同志講一下呢？因為這是最關鍵、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說解決問題必須緊跟毛主席指出的方向。（這時——十時三十分，李富春同志進入會場，大家熱烈鼓掌）江青同志讀的文件，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不久就要發到全國各個地方去，要求各革命群眾組織，各級軍區，革命委員會，嚴格執行，不管那一派，都應該知道，這是命令。（富春同志有事，又離開會場，這時康老笑了）我們的會議多得很哪，我開過這個會，下面還有兩場，我七十歲了，現在就是靠不睡覺，每天睡四個小時。（眾高呼：向康老學習！向康老致敬！祝康老身體健康！）從愛護同志們出發，要求大家知道這個命令，要求嚴格執行，（這時李富春同志又回到會場）當前一方面都講贊成、擁護人民解放軍，另一方面又去奪解放軍的武器，這不正常啊！打我們戰士，罵我們戰士，戰士不還手，光拿着語彙哭，那有象我們這樣的解放軍，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柱石，毛主席不是要我們三個相信、三個依靠嗎？三個中間，最重要的是人民解放軍，有去瓦解，去沖擊，去奪取軍隊的武器，對我們國家反帝反修、對文化大革命都帶來極大的損害，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親自領導的，是林村主席親自指揮的、舉世無雙的勞動人民的子弟兵，我們絕不能從他們手里奪槍，毒打他們，安徽有沒有解放軍因為支左而死亡的？（有人答：有。）大家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這痛心不痛心？我們認為前一個時間，報紙上提出撤軍內一小撮是不對的，錯誤的，為什麼呢？因為象彭德懷、羅瑞卿、黃克誠、陳再道，他們也包括在黨內，雖然是共產黨員，高級幹部，他們根本不能代表解放軍，他們是解放軍的敗類，叛徒，我們的軍隊是黨領導的軍隊，不是資產階級的軍隊，不象國民黨的軍隊，把黨同軍隊分開來是錯誤的。第二，我們說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就是指劉鄧司令部，劉鄧反動路綫，再加上軍內一小撮，就沖淡了對劉鄧的批判，第三，給人們一個糊塗的想法，到處抓一小撮，開始是武漢問題，結果到處都抓張再道、王再道、李再道等等……，這對我們的軍隊很不利，所說清華出去了五千人，師大也有三千人，應該趕快回來。第四，給美蔣特務，地富反壞右，反革命分子，在混水摸魚，所

以，中央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号召，北京还开了十万人大会，同时中央又发出了这个命令，对文化大革命整个大局都是重要的，有人妄图动摇我们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当然，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阶级仇恨，容易煽动，另外，有些小将，多数人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到处有陈再道，不得了啦、很坏啦，到处是陈再道啦，这是对形势估计错了，所以今天认为要给大家讲清楚形势。我再讲一讲有些带分组织的态度问题，党中央相信十二军能够搞好安徽的支左工作，领导好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相信十二军，相信六十军，相信一二一部队，相信省军区绝大多数同志，特别是十二军，去了不久，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六四〇八部队已经去了，而且还要增加，还要再去。（众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组织，特别是好派的组织，要紧紧跟上，掌握这个大方向，丝毫不能怀疑，一点也不能动摇，稍为动摇，就要犯错误，甚至要犯方向错误，所以，我刚才宣读了你们的电报，电报是好的，但能不能贯彻执行呢？还有一个过程，我不敢保证六四〇八部队不犯某些错误，但不能动摇大方向，我们相信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同志和六四〇八部队，现在又有人说，他们支持保守组织，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据他们说，淮南好派冲了三四师，你们要调查研究，打电话回去，要执行拥军爱民的口号，不能从宗派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要看大局，无论在合肥也好，在安庆也好，在马鞍山也好，在芜湖也是去的六四〇八部队，不要认为他们不支持你就不好，不要认为对我不利就不相信他，应当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看问题，当然，不是说军队中间某些干部不会犯错误，不是说批评军队中的某些人，某些干部，就叫矛头指向解放军，应当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标准。过去，安徽省军区在支左方面犯过错误，好派的同志，八·二七派同志，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一、二六部队以前，省军区犯了很大错误，压制了军区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和干部，压得很利害，有的还采取了打击，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现在来了嘛。《九条》下达后，军区的同志也有错误，他们现在正在检查当时P派同志提出打倒严光，我们考虑，为了维护解放军的荣誉，我们不要这样提，要他们自己去认识，所以《九条》写的时候，没有明确写军区有错误，是为了保护解放军。《九条》的第一条，大家

可以看出，我们是叫南京军区来领导的，应当说《九条》下去以后，省军区某些同志对《九条》是有抵触的，各地好派的同志都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此问题，今天安徽的运动反复了一下也不要紧，象搞武斗，两派联合不起来，《九条》贯彻不力，省军区某些人是有责任的。这个会八月十八日开始，十九日严光同志有个检讨，他自己说，对《九条》学习得不够，对社会上出现的反对《九条》的言行认识不足，表现得软弱无能，……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以及二炮方面的同志，了解的东西多一些。由于省军区某些同志的错误，影响了《九条》《五条》的贯彻，对这个问题，党中央还是过去的政策，一方面坚决维护解放军的荣誉，不动摇拥军爱民的方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混乱是非，个别同志有缺点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检讨改正，使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安徽究竟怎样搞法，中央同南京军区还要重新布置。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你们不要动摇，对六四〇八部队，对六十军，对一二一部队以及工程兵，包括省军区下属独立师，不要因为个别人的错误就动摇了拥军，也不要因为拥军就袒护、遮盖军队中的个别同志的错误，应当帮助他们承认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这样做是巩固人民解放军，不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部队同志正在开会，会议期间，他们的态度还是好的，这样能帮助同志避免犯错误，你们要促进他们把“三支”、“两军”工作更好地进行。解放军的任务是繁重的，没有经验，希望你们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支持解放军。没有你们的支持，完成任务是困难的。从这个问题，就谈到了解决安徽的第二个问题，实际是第一个问题，我是倒着讲一下，这就是安徽的群众组织到底对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和四月一日《五条》感觉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决不能靠造谣、诬蔑、攻击。告诉你们，不管怎样，中央对《九条》是不会动摇的。

（康老站了起来，数着指头说：）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条》下去已經五个月了，只能說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有不够，你比如說，《十六条》原則沒有問題，但对权問題《十六条》上沒有講，但方向不要动摇，《九条》，《五条》发給全国以后，不仅在安徽，就是在全国來講，五个月的經驗証明，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和部队支左都有好处，因为什么呢？因为《五条》，《九条》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制定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見，在这个問題上，你們千万要相信毛主席，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相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口头上講执行，还要在思想深处，实际行动中执行。一个简单的例子，怎么能設想中央的文件是一个人搞的，怎么能設想一两个就決定問題呢？那毛主席哪里去了！毛主席的领导哪里去了！你們这样想是对毛主席领导信心不足，千万不要輕信謠言，这是別有用心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有意造謠，是反革命分子有意造謠，有意分化我們无产階級司令部，我們应当說，安徽是发生了許多問題，遇到这样的問題，我們應該清醒一点，我們手边有这样的一份材料，說是安徽合肥无产階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九月五日送來的，也就是今天，他們講：

亲爱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中央文革：

现将合肥街头P派張貼的一份炮打无产階級司令部的傳单給首长

.....
(康老念了这份傳单以后說)好派同志要好好想想，P派同志是不会写这样傳单，这对他們不利嘛(这时会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是不是好派搞的，我找他們談了，他們也不同意，当然啦，好派代表团的同志也可能不会写这样的傳单，我觉得这个傳单不是在阜阳写的，是在北京搞的，因为这个人很清楚我的工作，他知道我在解决河南問題，这封信不需要念了，意見就是說，我对严光很了解，因严光是个大炮。我看严光不是大炮，他很沉着(会场上高呼口号：打倒严光，严光罪該万死！)我看也不是罪該万死吧。这个东西(指傳单)不是对我个人怎么样，而是企图动摇、分裂我們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傳单上講的有些神龙活現，好象真的一样。同志们，你們看看，敌人用了多么毒辣的手段，我相信革命群众是不会搞这个的，是一小撮坏人搞的，他們圍繞着中央对《九条》問題，企图把《九条》推翻，混水摸魚，达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达到他們反革命的目的，还有一个材料，是十二軍軍长李德生同志八月二十五

日在合肥的时候发来的电报說：6408部队进驻安徽后，很警惕地发现有一股抵制和反对《九条》的逆流，还有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同志的傳单、大字报，讲什么《九条》不是高举毛澤东思想偉大紅旗的，是长产阶級保皇小丑的威风.....。这样的大字报很多，你們在北京开会期間，北京偏僻的地方也有，十二軍同志講，直到最近和好派不少組織接近时，还发现他們对《九条》不理解、有抵触、不滿情緒。《九条》是經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解放軍还是久經鍛煉的，一看就知道了，同志们想想，誰敢冒名中央发指示，誰敢不經主席指示发文件，不要党籍了，那才真是罪該万死了，我就不敢，我还要党籍嘛。所以，刚才講，拥护十二軍就必须拥护他們这样的态度，不能因为十二軍采取这个态度就不拥护。十二軍只能采取这个态度，不能动摇，不能有其他。我們对十二軍应该相信和依靠，他們說省軍管会对这样的政治問題，沒有采取断然措施，是有責任的，这一点，在严光同志給中央的檢討中，也講了这个問題，严光同志在檢討中說：对于在合肥地区，六月十八日，七月十四日.....八·二七、工联会炮打《九条》沒有严肃处理，沒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这是严重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行为。是沒有报告，不是沒有及时报告。不是沒有及时报，可見6408部队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軍管会的問題是对的，这就說明，無論从十二軍电报看也好，無論从严光同志的檢討看也好，無論从言論看也好，在安徽存在着贊成拥护《九条》，还是反对《九条》这样一个問題，这对当前解决問題有关系。

当然，应当說明，一些群众組織里有些坏人，应当把他們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一般群众主要是宗派主义、小团体利益出发，要把他們同阴谋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富春同志插話：提高警惕不要麻痹，不要上当)江青同志講了，你們为什么想不通呢？因为有一个宗派利益在里面，有个我字、私字蒙住头脑，不要这样派、那样派、只要一派——毛澤东派(富春同志插話：同志们要好好学习今天的《人民日报》轉載《文汇报》的社論。)对，希望同志们好好看看，談一談，每个团体檢查一下，自己到底执行了沒有，不要老讲人家，如《九条》中的第六条。(康老念了第六条全文)看看你們是否执行了，不仅沒有执行，而且比三月二十七日更严重了，各群众組織都要自我批評，自我檢查，部队同志也要檢查一下，《九条》中的第二条說，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尤其省軍区的同志，要好好看看，想想，是

不是真正这样做了，联系到《五条》中的第三条，对解决安徽当前问题极为重要，希望你们二方面好好研究一下，应当说从一个工厂、一个学校，看不出有不调和的阶级矛盾，除了一小撮的坏人外。同志们冷静地回想回想。八。二七和革联站，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道战斗，有什么阶级仇恨？为什么过去一道战斗，现在却对立起来，而且一派要消灭另一派，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炮轰派不好，或者夺权派不好？当然，不是我說两方面没有缺点和错误，都是背后有坏人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革命群众都是战友，所以发展到这种情况，是因为安徽问题复杂呀！中央在三月分，就注意到二派后面都有不好的人，所以在《五条》批示中的第三条讲到，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康老讲了《五条》中第三条全文）这句话，你们深深地想一想，决不要因为有个别的坏头头，就认为那个组织不好，就认为群众不好，不要因为这样一些人，影响群众斗群众，不要认为程明远是自首分子，整个炮轰派都是自首分子。程明远支持革命小将，小将也支持他，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小将不知道他的历史嘛，有什么奇怪啊！你们要打倒程明远，刘秀山，你们后面有没有坏人，彭宋珠、杨明、杨杰、曾希圣，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黄岩这个人很坏，你们没有来之前，他就到北京来了，机密地背着我们干了许多坏事，我没有查他的历史，他到底在狱中究竟怎样，我不知道。黄岩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今天我就不讲了。同志们不能没有敌情观点啊！三月分，中央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康老转脸对炮轰派）你们炮轰派的同志也应该提高警惕，有的同志参加了三月会议，《九条》宣布时，大家都表态了，程明远不表态，我很记得这件事，通緝程明远总是不好的吧，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嘛，《九条》对红卫军处理意见，要红卫军成员回单位闹革命，我看出程明远不满意。《九条》也讲了红卫军这个组织是支持革命派的。（康老讲了《九条》中第七条的全文）大家到底想不想整风，大家到底整没有整风？你们双方都要检查一下，整风整得怎样？实际上唯我主义，以我为主，我的势力大，把你打垮，你的势力大，把我打垮，没有想到大联合，我希望大家重温一下《五条》、《九条》，联系到江青同志讲的，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呢？还是去动摇他，这是一个方向问题。我之所以赞成十二军、六十军，因为他们方向是对的，为什么說十二军、六十军、杨广立同志，一二一部队同志和其他

部队同志方向是对的。就是因为他们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大家来中央开会，将近一个月的功夫，我觉得代表都有进步，省军区的同志也在进步，中央要求双方立即停火，达成协议，当然，怎么样促进停火，停止武斗，达成协定，还有许多困难，有许多不同的情况，但是形势是好的，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这就说明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国一定要取得胜利，彻底取得胜利。彻底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安徽也一定能够把刘邓的反动路线彻底摧垮毫不动摇的。全国是大好形势，安徽也是大好形势。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存在曲折，大家有很多意见，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好好讨论，平心静气，不要为一句话，一个小事而激动，要紧紧掌握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经过逐步多方努力，就能达到目的。

6408部队提出，合肥好派要求回去三个人。

康老说：回去三个同志可以嘛。

军区机关造反派代表钱祖春要求再采吴杂海三个同志。

康老说：我们赞成，同意来。

蕪湖总代表提出，王文达到现在还没有释放。（结果蕪湖两派吵了起来）。

康老说：代表们要一步一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事事不要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双方有问题可以研究，但不要采取抓人的办法。同志们尽是注意一些小事，不注意大事，真正的大方向不注意，把真正的大方向反掉了。不要你说我，我说你，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小的、私的东西都去掉，首先想大事情，请大家想一想大方向，大问题管小问题，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停止武斗。淮南军管会决定重新调整，由三十四师负责，淮南问题不仅你们关心，上海也很关心。马天水同志已经去了。（康生同志站起来）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拥护不拥护《九条》（众答：拥护），你们赞成不赞成中央的命令，（众答：赞成）你们赞成不赞成拥军爱民（众答：赞成）。好，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样办就行。

合肥G派湯志浩提出：我們現在相互交換批判對象。

康老說：对了，本来我是要讲的，谢谢你，提醒我这个问题，两派都有黑手，但是你们不要动手。有那个想法不妥当，你那个想法不妥当，我不赞成你们好派去安徽揪刘秀山、程明远，搞得鸡飞狗跳墙，也不赞成你们（P派）去京西宾馆揪曾希圣、黄岩，这个事情由中央处理，你们千万不要把住吗，否则要犯错误，只要你们自己觉悟了，不受人家的蒙蔽，怕什么呢？我谢谢你，提醒了这个问题。

最后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根据安徽无产阶级革命派（P派）赴京

汇报代表团记录整理稿翻印

（供内部学习用，不可抄成大字报，凡与录音有出入以录音为准）。